

認真感知生活中的一切細微
——訪章緣

田新彬
台北多多鳥餐廳
92年10月18日

年初剛出版了長篇小說《疫》的作家章緣，日前回到台北為母親慶祝七十歲生日，她送給母親的大禮是——暫時撇開丈夫及兒子，全新全意地陪母親到峇里島玩五天。「如果帶著兒子同行，我一定得分出一半精神來照顧孩子，我希望這個旅程只屬於我和母親，我們母女倆可以藉此重溫曾經有過的美好時光。」

旅行順利愉快，但章緣也有很多感觸：「母親一向記性好，行動俐落，但此行我發現她行動明顯緩慢，記憶力也大不如前，這讓我看見了三十年後的自己；同團都是些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，她們的活潑、開朗，又讓我想起曾經有過的青春。此行，我可以說是看到了自己的過去，也預見了自己的未來，更加體會出生命的有限。」

「生命的有限」，一直是章緣近來思考的重心。九一一事件發生時，住在紐約的章緣和家人雖然未曾受害，但電視上反覆播映的畫面，卻深深地撞擊著她的內心，使她無法不去直面生命的脆弱。歲月靜好人生綿長的幻想被戳破了，生命隨時會中斷，沒有什麼道理好講。接著的紐約大停電，更使她意識到按開關就有燈光，打開水龍頭就有冷、熱水，並不是理所當然的。這些都促使她停下一向匆忙的腳步，開始反省「我是不是在過自為己最想過的日子？」「我的生命裏最重要的是什麼？」

章緣任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記者九年，這對學文、喜歡寫作的她來說，不啻是個適才適性的工作，且勝任愉快。「安逸正在磨滅著感知力，人們一直在追求的幸福，正在使我們植物人化，安逸就是感覺的催眠者。」章緣卻引韓少功《暗示》一書中的話來自我反省。「從事記者工作多年，一切駕輕就熟，就某一方面來說是好事，但相對的一再重複相同的工作，感覺逐漸遲鈍，能開拓的經驗也變得有限。」

此外，孩子及工作將她的時間切得很零碎，也使她無法集中心力去創作小說。她曾經在抽屜找到一個舊磁片，打開一看是好幾個未完成的短篇小說，而這些小說她竟然完全記不得了，甚至故事準備往哪裡發展，她也全無印象。這使她驚覺當意念浮現時，若未能及時捕捉，化為作品，很快就消失無踪。

她給了自己一個練習題：如果只能再活三年，要怎麼活？「用三年來想，是因為三年還有幾個四季的嬗遞，今春栽下的繡球花，明春還能看到它開，日子還有往下流淌的從容。若用三十年來想，日子長得會讓我忘了要把握現在。」章緣說。

八月底，章緣想出了答案。在長官、同事、好友的驚詫、惋惜聲中，她遞出辭呈。

將近兩個月不上班的日子，她自覺最大的收穫是兒子和她更為親密。「孩子今年五歲，我從未單獨帶他出去玩過，都是先生隨行，幫著照料。日前學校放假，我一個人帶著他到動物園玩了一整天，兩人都好開心。我感到自己對待孩子比以前有耐性，付出的關心也比較多，孩子立刻以加倍的愛來回報我，這正是我所期待的。」章緣很滿足地說。

辭職後最困擾章緣的反倒是來自四面八方的詢問「你計畫寫什麼？」「寫了多少？」「準備何時出書？」……章緣說：「我從來沒有寫作計畫，辭去工作是希望能暫時停頓下來，張開眼、耳、口、鼻……，放開心靈，全心全意去感知生活中的一切細微。我的寫作完全是來自對生活的觀察，有所體會時，小說自然成型。認真生活，好好感知，才是我辭職的目的，寫作反倒是副產品。」

清晨做瑜珈二十分鐘，打坐調息四十五分鐘。上午到成人學校學插花、瑜珈、英文。下午一點到四點做一件完整的事，或清理一直想清的櫃子，或整理多年未整理的照片。下午四點以後在家附近的湖邊散步，欣賞沿途美景。一個星期有一天 fun day，外出看秀、看電影……這就是章緣為自己安排的不上班生活。「生命有所觸動，文字自然浮現，寫作是無法刻意安排的。」章緣再次強調。

穿著峇里島買回來的及踝紅色紗籠裙、白色棉布上衣，腳上是峇里島的草編拖鞋，章緣神情一派悠閒，看得出她正在享受生活。不必急著催她吐絲，時候到了，自然會看見那隱隱閃著光澤的繭。